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五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董邦本

歴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四

明 楊士奇等 撰

聽言

宋哲宗時右正言朱光庭上奏曰臣竊以自古以來甚盛徳之朝必兼天下之智以為聰明中庸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詩曰先民有

通治道而来諫者也固未嘗限以日月伏覩六月詔書俾天下臣庶並許實封直言此盛德也必使知無不言而言無不盡然後與諫鼓善旌謗木之設初無以異若乃上之治底于無為下之人至于不議然博訪之道不可少廢況聖政日新方欲聞所未聞豈可於求言之始為日月限哉欲望聖慈復詔天下臣庶依今年六月詔書並許實封直言更不限以日月如此則輿情畫達朝政常無壅塞之弊而聖治可不勞而成矣

政外餘皆未許上殿臣遂于去年十二月内奏乞上殿至令未奉俞音兼臣或聞故事改元後許令臣寮上殿令已改元矣望出自宸斷檢會故事早賜栢𢹂令臺諫先次上殿上以廣陛下之聰明下以盡愚臣之職事

先庭又上奏曰臣竊以自古人君致功徳巍巍與天地並者積衆善之効也夫以天下之廣萬機之繁以一耳目兼聽周視欲事事中理其要道莫過於取善而已大凡好勝自古之公患茍不以事之善否而皆欲莫予違

則拒人於千里之外矣夫舍己從人唐堯之盛德也與人為善虞舜之盛德也以數聖人之盛德猶聞取人之善恭惟陛下臨御以來盛德日新百度脩舉求賢如不及從諫如轉圜與堯舜禹湯之盛德無以異前日權給事中王巖叟封駁安燾知樞密院不當陛下直令下吏部施行更不令給事中書讀臣竊以謂非取善之道也燾之不幸無公望陛下又素知之今日聖政如此退大姦進大忠天下翕然咸稱有古聖帝明王之風在燾之

躐等超陞一事何憚而不改耶且居陛下耳目之任者不敢不盡言盡思所以稱陛下付委之意若俾燾却居舊職任用不為不重告命必須書讀紀綱方始不紊臣願陛下以堯舜禹湯盛德取善為事則臣之職可以無愧伏望聖慈留神天下幸甚

光庭又上奏曰臣竊以諫諍之臣為天子耳目之任救正朝廷之事貴於其初凡政令未安于理除授或非其人於命未行之日俾先知之則獻納之間事體甚便近

日朝廷所闕報者皆是已行之事言者急思救止其道無繇又不免暴于人聽不若於命未行之前都無轍跡足以成朝廷之美故事諫臣許隨宰相入閤蓋當議論之初便思救補不俟命令已行然後攻其失也臣欲乞朝廷令後凡有政令除改才到門下並令給事中即時關報臺諫所貴先事為慮所補不細又足以成朝廷之美伏望聖慈詳酌施行

光庭又論張舜民罷言職疏曰臣切以正直之臣以遭

時遇主為盛事葢敢言之氣雖天與有素非聖君養之厚容之深則敢言之氣未易伸也歷古而来青史之上直臣無幾不獨天生其才難而遇聖君養其才尤為難也恭惟陛下自臨御以来以堯舜之德養直臣之氣以堯舜之量容直臣之言故去天下之邪如拉朽除天下之弊如反掌千載以来一人而已方今内外清明百度修舉人民乂安此已試之效也唯在久而不息則堯舜巍巍成功不難致矣臣切見吏部關報臺官張舜民為

言文彦博照管劉奉世特罷言職臣以謂御史之職自
許風聞言事使舜民之言盡中義理陛下固當行之設
若未當止于不行而已豈可遽罷其職也今陛下從而
罷之豈不沮敢言之氣哉切以古今之治天下唯使忠
勁之氣充塞朝廷然後紀綱正法度立姦邪無間而入
臣與舜民接跡頗熟稔聞其有正直之節司馬光賢之
薦充館職陛下擢寘御史士論皆以謂得人今視職纔
兩月正直之節未少伸一言不合大臣已聞罷職自陛

下臨御以來天下之人唯知從諫如不及聖德冠古今若因舜民一言不合大臣遽使罷職致陛下今日有逐言事官之名臣為陛下惜之伏望聖慈開天地之量容養正直之臣以增敢言之氣特降聖詔還舜民舊職以盡其材臣愚不勝惓惓之忠

右諫議大夫孫覺上奏曰臣竊以後世諫臣為天子左右耳目之官三代以來官不常置孔子曰天子有諍臣七人所謂七人者三公四輔是也天子一言一動七人

者在焉有過不及隨輒正之故人君之失不聞于外不見于下尚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是也後世七人者不任其責始置諫官唐太宗每召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以此見諫官之職必待命令已行闕遺宣播然後從而救之亦已晚矣唐太宗雖不責宰相以七人之職猶使諫官與聞政事國家以來雖不全用唐制然祖宗朝諫員亦不為少前後以言舉職見于國史磊落相望大抵于人主躬親聽決

獨斷萬機之際諫員常少先朝是也人主委任柄臣責成攬要之時諫員常多仁宗莊獻太后是也臣竊以今者皇帝陛下冲年嗣位太皇太后同攬政機此宜多設諫員以廣視聽庶幾有補萬一若其人庸下姦邪自宜加罪竄斥以肅百寮若其人直方無所附麗則其所言必有可采如六典諫大夫補闕拾遺凡兩員今臣獨員供職不唯駑蹇朴陋無所聞識又綿力寡助深恐不逮伏乞特賜指揮依六典備置諫官

覺為給事中又乞令臺諫先次上殿䟽曰臣昨自先帝祔廟後曾具劄子乞賜揮許臣寮奏對庶幾人情不至壅隔至今未奉聖旨竊以人情壅隔則乖離疑惑之患生假竊盜亂之禍作于易乾下坤上為泰泰者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坤下乾上為否否者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今者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大統萬國天臨四方即位以來且一年矣群臣望清光聆德音者三省樞密院大臣八人而已使此八人者聰明有餘論議皆

當中立而無所附麗方正而無所阿私可也萬有一人焉不足以任此而曲折反覆不可以見于文字而御史不得請對諫官不得面陳則陛下何由而知之且諫官之設本以拾遺補缺為任密啟面陳乃其職也今一切須具章疏劄子然後可得上聞則與夫百執事等矣伏望聖慈特許諫官御史上殿奏事

尚書左丞劉摯論群罷臺諫是自塞絶言路疏曰臣伏自罷去言職待罪都省以来不復章疏論事葢以謂職

在執政茍有所見自當與同列僉議進對顯奏公論而行之不當私有密請恐非謂直道事上也必料陛下亦已察臣之意在于如此而已今乃有不得已之事須至一言冀效萬一十五日呂公著送下内降批旨罷諫官梁燾等或移易或免黜者共十數人臣切料陛下必以近日張舜民事言者救解紛紛不已雖然仁恕包涵而又欲加彈壓故不行重責但罷其言路此足以見聖度廣大愛惜數人之才罷勉而為此也臣觀舜民之論文

原書卷次訛誤

彦博止有照管劉奉世一言而已此一言小事也奉世有才可用方出入彦博門下受其知遇而照管之乃大臣所宜則于彦博何傷兼彦博自不以槩意而議者私憂過計恐彦博有所不樂致陛下為罷舜民舜民之罷亦小事無足道也而言事者若欲論之一再言足矣何至議論蜂起相繼並作紊瀆天聽至煩宣召申諭尚且不已誠有罪也夫舜民輕言以及元臣一失也議者欲慰説大臣而罷御史又一失也言者之救舜民以全言

路而不能體聖明優禮故老之意又一失也今朝廷又從而移罷臺諫則恐不止于三失而朝廷之失最處其大者也此臣所以夙夜徬徨深爲陛下惜之也古之賢君明主唯以開廣耳目優養直臣爲甚盛之德故曰主聖則臣直唯堯舜及三代之盛王乃有其事而陛下今優游行之自前歲以來聞善若飢渴從諫若轉圜臺諫言茍可采無不行者雖有失當一切包納故臣子無戮辱之懼罔避權要舒心展誠知無不言所以養就今日

忠直之氣然上下姦邪摩牙切齒嫉惡臺諫亦已久矣夫臺諫以區區小官上則觸龍鱗而犯忌諱下則結仇怨而取禍患不知其何所利也盖恃陛下之主張謹其官守以盡事君之義耳一旦以小故摧沮罷去之適足以快憎怨之氣開私枉之門非朝廷福也若言者有所私徇涉于傾陷近於朋黨則不可不深責而痛治之乃若出于公議則雖有強直乖忤之言古之聖人一皆容之致於傳記不可勝數今夫以一言旁及大臣而罷之

則後來者不肯言大臣矣以一言彈給事中而罷之則後來者不肯言近侍矣以多言而去之則後來者循默不言矣以劉勁而黜之則後來者柔和取容矣人情不遠相與為戒必然之理也深惟陛下恭默未言太皇太后陛下簾門行政之日正宜大開聰明以廣萬事之聽而乃杜絶言路是自蔽其耳目也言路一塞何事不生天下之朋黨大吏之私邪百官之罪惡遠方之利害陛下何由一一知也今成命已行臣不敢盡乞改正所以

區區言之者非獨為數人盖所惜者朝廷事體爾內梁燾孫升外議皆以為責之太重臣欲望聖慈詳酌寬此二人之責還其職任以救言路以扶持忠臣之氣且天下之廣莫知其詳但見臺諫官連群罷去凡與前日之事不同必疑謂朝廷厭倦言者則姦諛者張目攘臂而動矣後來所用未必皆得如此數人邪正既不可知言路風采一變豈不有損盛德之治臣天生愚直孤立於朝受陛下異恩至深至厚夙夜思報唯有竭誠以主公

道不敢雷同倡和苟有所見可以裨補若不盡言于陛下則將何告訴也因此得罪亦不敢辭伏望赦其狂愚特賜詳察開允

摯又上奏曰臣備位左右憂深責重雖夙夜盡瘁恐終無所補報切謂國家先務莫如得人近臣事君唯有進善臣伏見知陳州傅尭俞知齊州王巖叟知潞州梁燾通判虢州張舜民知廣德軍賈易皆早蒙陛下識擢分任言責不幸志業未伸謗嫉横作罷職補外各已數月

按充俞等皆忠直之臣守正不撓任職未久知無不言此固陛下素所奬愛未必棄捐然臣私憂過計恐有補外漸久朝廷漸亦忘之不避僭越輙效一言夫人才不同所用亦異或長于政事或善于文學或言語侍從或行義師表令多士盈庭於此數色固無乏事至于公忠朴直不避仇怨不附朋黨一節自守可當大事肯為國家效死守法之人則非獨今日難求也從前世以來不易得也譬如人之一身耳目手足肌膚爪髮闕一誠不

可然而強四支者必以骨爲主故自古人君崇奬忠直謂之骨鯁之臣傳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言猛獸在山則山中之物不敢犯者如直臣立朝則姦佞有所畏憚也今堯俞等皆有骨鯁大節公論所重邪黨所畏況當今陛下明辯忠邪汲汲進賢之日而反使數人流落外郡爲姦邪所快臣實痛惜兼觀近日言語稍異於昔雖章奏交上議論不少然而所推薦者非豪強則親舊所排擊者非孤寒則怨隙朋比之心公無忌憚陛下

試取近來言事章疏密察其意其間心出於至誠言出於忠信憂國如飢渴謀議知大體有如堯俞者乎孤立不懼彈劾權强赤心事上略無私意有如巖叟者乎守正堅確不憚大吏不黨同列嫉邪指惡有如舜民壽及易者乎以此驗之真偽立見今聖明在上方修善政而羣小不快爭進於下布列朋黨造作謗議欲以傾陷善良動揺政令紛紛籍籍甚可懼也然上下相囿誰為陛下辯之者當此之時唯且收聚人才使在朝廷若正直

之路廣則邪枉之志銷而治道成矣臣踈賤拙直天下無毫髮親黨之助獨蒙二聖選拔致位於此恩至厚矣則報効之心豈宜自比衆人故當知無不爲寧敢避罪臣顧聖慈深賜省察特發睿斷名此數人忠正之臣入備任使以慰公議以消朋黨幸甚

御史中丞傅堯俞論張舜民以言事罷職疏曰臣等竊以御史之任以敢言爲先自昔以來常難其選臣等昨被詔同舉御史兩員累月之間諮詢考察於千百人中

乃得張舜民一人臣等素皆不識但見衆所共推學行兼美安貧守道不汲汲於進取熙寧元豐閒嘗慷慨論時事言辭激切有諫臣之風司馬光嘉其端亮薦之館職關西士人稱為第一臣等取以應詔既至臺中與之相接見其忠淳朴直心無所附嚮言無顧避臣等深以得人自喜居職未久今以一言旁及大臣而遽罷之甚非陛下所以命臣等擇御史之初意也御史為天子耳目或懷姦挾附大臣則所當聲其罪而黜之也豈有不

欺於君反以指摘大臣為罪也雖或論事有誤要之用心則忠欲厲事君所宜奬借儻加摧抑誰肯盡誠此臣之所為陛下惜也若要俛仰浮沉無所忤犯巧於自全之人以當言職固不難得然國事何如哉伏望陛下察求材之甚難亮進忠之非易恕其小失而録其大節復舜民於言路以全朝廷之美臣等不勝幸甚

堯俞又上奏曰臣近有劄子論列不當罷張舜民監察御史事至今未蒙付外施行臣竊以陛下自臨御以來

未有此舉臣既謂朝廷大體須當愛惜又謂陛下全德將遂虧缺所以歎惋憤懣不能下食而安寢者也言事之官稍及大臣不原其情遽加廢黜此實不足為法於天下也陛下以高世絶人之資事皆抳於未萌而公開此端不防微而杜漸故臣深以為惑也陛下必謂事不在我但欲以慰安老臣出於至誠無私故決意行之爾殊未知既害大體且無益老臣若彦博於此恬然自處臣恐彦博遂失賢士大夫之心而為衆手所指矣是陛

下欲愛之而實損之也臣聞人誰無過善於能改愚臣死罪深以此舉為陛下之過矣雖然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焉其過也人皆見之其更也人皆仰之令衆人延頸張目以待更焉不知何憚而不為也自昔人君以改過為難者無他恐事數移則威權不重爾臣獨以為未之思也夫興事不計當否而執之如金石此何益於威權哉蓋用術者猶可以激而為之其狀隱微難於窺測唯不憚改必於中理而後已則其權常重而其威無敵

其要易持而其利甚博使用術者無以施其巧則人將膽破矣願陛下深念而亟改之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衰拙無取以朴忠自信所以敢辱此地茍非益陛下之光明者豈敢以告惟留神省察

堯俞又上奏曰臣近累論奏罷張舜民監察御史不當未嘗施行竊以言事之官人所憎畏在權重者尤甚何則持權既重則人莫敢違忤獨言事者伺察而彈劾之其憎之也固宜而所以畏之者非衣冠顏狀之有異蓋

人主信任而崇奬之爾夫人臣既辱知遇又行其言故輕紱冕捐軀命為國家正紀綱以伸萬分之報若稍加摧抑則人亦何憚况直為大臣而罷黜之臣恐而今而後有不忠於陛下而事權臣者矣不但偷合取容而已也陛下豈可不加意而念之自古諫官御史之患在敢攻人主之短不敢忤權臣之意若舜民者宜被擢賞而反蒙廢黜豈所以勸忠義之節哉臣前日奏事延和親奉德音謂舜民之言不可行而不可怒也今詔旨甚峻

極駭物聽必有借彥博之重以激怒陛下而行其私忿者此陛下不可不察陛下欲慰安老臣放罷舜民言職令採公議不得已而還之是陛下待老臣之禮備矣於彥博何傷彥博四朝宰相宜有體國之誠豈敢以此望陛下哉願勿輕臣言而詳其區區之心特奮睿斷早賜指揮臣不勝懇激之至

堯俞又上奏曰臣等竊以言事之官許令風聞祖宗之詔曲全過當許風聞則豈皆責實全過當則必欲盡言

張舜民昨因論列西事因及劉奉世乃天子左史下使屬羌恐失事體衆謂因文彥博照管且非斥言彥博又非專擊奉世其大意在尊朝廷愛國體而已其間侵詆論議大臣之言為多故中外之人以謂舜民之罷名為言及於彥博實由怒觸於柄臣臣等竊以朝廷罷一御史必當正其罪名布告中外可以示天下勵臣節正紀綱貽後世今舜民既無朋附無中傷之迹又非犯顏逆鱗之過不當以一言風聞之失罪御史以柄臣之意違

祖宗曲全過當之詔損仁聖至誠聽納之德非所以示
天下勵臣節正紀綱貽後世令臣等惓惓愚忠至于再
三不能自已也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少霽天
威曲回睿照省察臣等前後奏章降付三省施行如臣
等所論不當乞行貶黜以謝冒犯宸嚴
堯俞又上奏曰臣前日與侍御王巖叟列銜申奏乞檢
會前後言張舜民文字降出施行至今未聞詔旨臣聞
忠義之士精貫白日誠洞金石臣雖無状肺肝竭矣實

冀精誠上通有以感悟聖意臣竊見近日執政憎厭言事之官往往形於詞色令遂伺閒而逐之不知如何而後可以厭其意也臣讀唐史見宰相裴垍傳云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垍奬勵使盡言初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皆遷及過謝垍垍獨責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為疑休復大懯臣不敢望執政以臯夔之心輔陛下得如裴垍足矣令非徒憎惡言事者旣逐之又移過於陛下使陛下本

無一事横被拒諫之名此得謂之忠乎且風聞言事舊矣既黜舜民尚有言職不識自此以往凡須勘當得實而後言耶或風聞之事獨不行於大臣耶亦乞明降指揮臣既不得其言又未知所守豈敢黙然伏俟譴黜

堯俞又上奏曰臣等所論張舜民罷職不當事蒙宣諭後又兩疏開陳舜民本無罪由大臣搆成乞賜照察復許還職尚未蒙聽納施行臣等恐進説者以謂御史無已罷復還之體請舉故事陛下考焉方開元之初明皇

勵精政事是非明而不可欺紀綱正而不可亂典刑無私而不以姑息事有蒙蔽而不知則已知而必行故端良得以盡其忠姦邪無所用其巧時崔日知為京兆尹貪暴不法侍御史楊瑒與御史大夫李傑謀劾舉之傑反為日知先構罷言職瑒廷奏曰糾彈之司若遭恐脅以成姦人之謀則御史臺固可廢矣上以其言切直遽令傑依舊視事貶日知為歙縣丞當時天下不稱楊瑒之能言而服明皇之能聽不矜日知之被逐而喜李傑

之復用不高風憲之自全而快姦言之終破明皇不吝於改過而其益如此史冊一書流美萬古今大臣以非是誤陛下之聽有甚於日知御史悫直敢言忠信獲罪有究於李傑言責之臣守義以爭有多於揚瑒又陛下聖哲之資十倍明皇察之宜深改之宜速而遲遲如此此愚臣之所惑也不知自古設諫官御史者欲以順朝廷之意邪欲以正朝廷之事邪若欲順意則臣以謂不須置若欲其正事則臣以謂不可廢陛下以萬乘之尊

與臣論勢臣之言不得而行也陛下虛方寸之地與臣論理臣之言庶幾於用也伏望陛下觀開元之所以盛思明皇之所以賢聖心略回破姦言而全風憲易若反掌矣臣等以堯舜望陛下非敢以明皇始勤終倦比於全德也陛下以為不可則乞罷臣之職紀綱之地由臣等不振以為朝廷羞得蒙竄殛以塞至公臣等之幸也

左諫議大夫梁燾論張舜民罷言職疏曰臣近論奏不宜以大臣之故輙罷御史乞還其言職至今未蒙指揮

臣切以為始拒直言損納諫之美下移威罰失權斷之公所可愛者君德所可惜者君體也决知此事不出聖意臣敢復論之國家所以尊安者以法度修而紀綱振也御史者守法度持紀綱之官也人主或有闕失猶且直筆正論至於犯顏逆耳無所諱忌况臣下過惡安得畏避而不言哉今御史敢言大臣者天下之公議也大臣不快御史者一夫之私心也罪天下敢言之公議便一夫不快之私心非大公至正之法度也大臣雖重人

臣也御史雖微法官也徇大臣而廢法官非尊君卑臣之紀綱也况兩宫臨御之時必使上有尊嚴不可犯之勢下有報義忘私之臣安得假天威屈正論以中傷議己者乎自古全治之世必用天下清議故清議伸則正直之道行聰明之助多清議屈則姦邪之計得欺罔之患作今日清議喧然不平皆謂陛下之優大臣者亦已至矣大臣之事陛下者未有以副人望也清議之罪大臣者日益以深則恐非所以安大臣也伏望聖慈以保

君德為難以全國體為重即日召還御史以正權綱然後慰藉大臣優加恩禮尊朝廷而强主威萬世之法也

焘又上奏曰臣近屢論朝廷不當假借大臣罷斥御史命令失當公議不平玷陛下至仁求言之明損國家大公馭下之制非所以全養忠勁之氣感勵敬順之心也陛下未即垂聽而至恩優容面命相臣布宣慈旨臣等廹於公議顧以至公之道上廣聖意下厭人望不敢奉詔而復再上章矣伏望陛下勿以既下之命為難改勿

以已宣之旨為難回唯强其剛明之德從諫如轉圜之易也臣聞唐宣宗將幸華清宫已命治道兩省官拜章極諫宣宗謂宰相曰卿勉諭諫官勿更論列宰臣奉旨召兩省官宣諭俄而諫章再入宣宗謂宰臣曰諫官疏極懇切朕決不為遊華清之行矣卿宜説我此意宣宗唐室英明之主也行幸一時娛樂之事也諫臣猶且懇切進言之初未能回聽既令宰相宣諭而諫臣進言不已宣宗慉然感悟遂輟其行又令宰臣告以納聽之意

是能自屈至尊欣納直諫真得人君之道矣故終獲忠賢之助而大中之政號爲中興聲名輝映前代至今流爲美談恭惟陛下之聰明遠過唐宗之德朝廷紀綱法度不比華淸之事臣革區區陳誠意皆激切嘗蒙聖恩曲賜宣諭臣秖知尊君卑臣爲萬世之計不知畏附權强便不論列陛下喜忠納諫上法仁祖言事之臣得盡誠節更覬留神省察主張必行追還成命以解群言遂使朝廷益見淸明之象天下馴致安靜之理明德日躋

可以並隆堯舜矣雖宣宗賢主何足為陛下道哉

燾又乞終始從諫疏曰臣愚不肖蒙恩還以言職夙夜思所以副聖知者不敢以為榮而獨以為懼臣前日建言正綱紀明法度以尊君卑臣强公家弱私室正以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未專宸斷太皇太后陛下保祐聖主制政簾帷權臣易為强悍姦人易為蒙蔽外之人情有可畏可恤者必欲陛下偏察外之事勢有可憂可疑者必欲陛下周知欲臣節忠一而人無欺罔欲君勢隆重

而下皆敬畏此臣自誓報陛下之心雖萬死不可變也竊謂陛下復置臣於言路者必以臣前日之言為是必以臣前日之心為忠臣前日之言為是則今日之言不為非矣臣前日之敢言為忠則今日之不敢言為負矣陛下既能知臣之忠必能用臣之言則臣報陛下之心豈可怠於前日哉臣聞人主不以受諫為難而以臣下敢言之為難人臣不以敢言為難而以君上從諫之為難唐李絳曰小臣晝思夜度將有上諫欲諫十事至時

已除五六逮其緘封又削其半其得上達者十無一二信乎敢言之難也如此又曰聖主知直言有益於已正諫有裨於時温顔容納奬勵勸導忠臣抱義不顧其身懷忠不避禍患苟有致君濟時之益不識觸忌冒諱之誅何哉顧食君之禄其事不得不然也信乎聽諫之難也如此夫人主以臣敢言之爲難是也然而有忠臣則不難矣人臣以主上從諫之爲難亦是也然而遇明君則不難矣臣幸親逢兩宫之明切不以敢言爲難在陛

下信而聽之也辯姦人之妄而塞其讒誣折權臣之强而抑其排斥使多士以臣為法而進其忠勿使多士以臣為戒而挫其直當今之事所可言者尚不為少臣方且次第上之願陛下清心諦察而必行之至有切於聖德急於民隱者不敢猶豫以留清衷後時之憂也致陛下有開納諍諫之美名有收攬權綱之明威朝廷尊嚴而清靜宗社長久而安寧此臣愛君謀國自誓之本志也唯陛下裁擇臣不勝惓惓盡節之至

右正言上官均乞聽言考實疏曰臣竊聞人主之治天下考得失察邪正存乎知言聽言之難在乎同異之際聽納當則政令善而衆悅聽納失則政令乖而人不服兩漢以來治亂成敗之機未嘗不在於此世俗之情議論是非往往以多同者爲是然而情有愛憎識有明暗心有向背同而多者或出於合羣而爲朋黨異而少者或出於守正而獨立則是同者未必可取也有反常而爲奇背公而行私不稽可否不顧是非惟勢利之爲徇

則是異者未必可取也然則人主之聽言其辯得失之際果不繫於同異之多少當察理之是非以定去取耳賈誼明於治體嘗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蓋事有顯迹推事以考言則詐者不能變白以為黑巧者不能飾非以為是此知言之要術也自陛下臨御以來出政令行刑賞稽合義理順於人心者不可勝數其間固有出於獨斷或有取於衆論公聽並觀不牽於異同之說天下之人皆以為陛下至公無私以

治安天下為計故能洞照真偽判别是非無所壅蔽此
中外之所歌頌非臣之私言也然政令之損益百官之
黜陟萬機日新自執政大臣以至侍從諫官御史皆得
以言陛下寛仁好諫是非兼容而論者又得以盡言者
既衆則意趣未必合識慮未必同意趣不合識慮不同
則進言不得不異言意既異則互生愛憎迭相排毁以
務相勝則是非汩亂尤為難察伏願陛下於衆言同異
之際更加審擇推究事實凡言邪正者必考為行之實

迹則同異之間瞭然而判然後在廷之臣不敢挾情飾言以熒惑聖聽故邪正區别政令刑賞皆合公論天下烏有不治哉

御史中丞蘇轍論言事不當乞明行黜降疏曰臣聞孟子有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故祖宗朝凡任臺諫言而見聽則居職言而不用則黜罷理之必至前後悉然惟有去年臺諫論回河不當言既不從而言者皆獲美遷今年復論鄧温伯不可

任翰林承旨言既不效而言者亦並進職雖人臣迫於
朝命黽俛就位而中外觀望不知曲直所在為損不細
誠使朝廷偶有過舉聞善而改適足以增開納之光其
或言者論事不當據法罷免亦足以示進退之公令者
不辯是非一加進擢朝廷則負諱過便私之毀臣下則
被苟簡懷祿之非風俗漸成士節陵替載之史冊不為
美事臣今待罪執法才力疲輭何能發明然在職思憂
不敢不勉若所言中理望陛下力賜主張行之無吝一

有不當亦乞明加流竄以懲妄言惟乞勿為隱忍包含之計使臣主俱受其謗不勝甚幸

蘇轍又論用臺諫劄子曰臣聞書稱堯舜之德曰明四目達四聰蓋人君居高宅深其勢易與臣下隔絶若不務廣耳目則不聞外事無以預知禍福之原臣不敢復論前代請陳本朝故事每當視朝上有丞弼朝夕奏事下有臺諫更迭進見內有兩省侍從諸司官長以事奏稟外有監司郡守走馬承受辭見入奏凡所以為上耳

目者其衆如此然至於事有壅蔽猶或不免今自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垂簾以來每事重慎羣臣得對於前者惟有執政及臺諫官而已然天下之事其是非可否既決於執政陛下欲於執政之外特有所聞者又獨有臺諫數人而已臣觀今日臺官三員諫官二員其間非執政私人特出聖意所用者又不過一二人孔子有言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陛下試取此五人言行之實而諦觀之則其邪正向背槩可見也昔漢成之

世王鳳用事羣臣莫敢盡言惟劉向王章力言其惡無所顧避皆為鳳所不喜言卒不用或繼以死而鳳推薦其門人如杜欽谷永之流使上封論事欽等所言皆掩蔽鳳短專攻帝失由此直言不聞漢亦不競今陛下深處帷幄耳目至少惟有臺諫數人若又聽執政得自選擇不公選正人而用之臣恐天下安危大計無由得達於前而朝廷之勢殆矣惟陛下留神省察無忽臣言則社稷之福也

蘇轍又論所言不行劄子曰臣兩次面奏熙河路范育种誼等違背大信貪功生事以速邊患乞移降他路更選帥臣俾之鎮守臣方奏對間蒙太皇太后再三宣諭以臣言為是然至今多日但見种朴一人移涇原路勾當公事至於育誼並未見移動臣竊伏思念人臣言事不患聖意不回患在聖意已回而大臣固執事輒中止何者聖意不回惟當再三開陳期於必悟若聖意已回而大臣不可事不得行則是君權已移上下倒置雖欲

納忠何益於事此臣所以晝夜憂懼欲言而復止者也昔齊桓公游於郭問郭公之所以亡其父老對曰以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此賢君也而何故亡父老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此其所以亡也今陛下以臣言為是而不用以大臣為非而必聽臣竊惑之且陛下雖處幃幄之中實攬人主之事今依違退託專聽大臣事有未安誰受其弊故臣以為居其位而不任其事任其事而不斷其是非者古今未嘗有也臣以

非才誤蒙擢用盡忠獻言上悟大臣下悟邊吏其所以再三論列不為身計者誠以為外可以利民而內可以報國故也今所言不從空結怨怒無補於國臣雖狂愚何苦而為此哉臣恐忠臣自此結舌不敢復以至言聞於陛下矣去年之冬陛下知回河之失深詔大臣罷東流之役天語惻怛中外具聞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半雖罷回河之名仍存試水之實鋸牙馬頭率皆如故意幸漲水之至河或可回然今日觀之終復何益是以衆議

皆謂陛下聖明察物照見千里之外而號令不行未見
成效是時奉使契丹還奏其事此章具在可覆視也今
熙河邊事大略類此若使聖意又為大臣所沮則君權
愈奪臣勢愈張養之不已後將益甚及其事極難忍而
後制之則傷君臣之恩失朝廷之體不若今制其漸使
事無所失而臣亦獲安之為善也臣不勝區區為國遠
慮觸冒忌諱甘竢斧鉞
殿中侍御史呂陶辯朱光庭彈蘇軾策題事疏曰臣竊

聞蘇軾試館職策題朱光庭彈奏以為譏議兩朝奉聖
旨蘇軾放罪軾遂乞補郡蒙陛下降詔不允光庭論列
未已臣既待罪言路理當辯明敢竭愚鄙為陛下極陳
之夫臺諫之職為天子耳目要在維持綱紀分别邪正
凡所彈擊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怨萬一及
此是謂欺君今蘇軾所撰策題首言齊魯皆聖人之後
其政化之弊至於衰亂其次乃曰國家承平百年六聖
相授為治不同同歸於仁詳味此言固無譏議兩朝之

意其次又曰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或流於刻則所謂媮與刻者明言百官有司監司守令不能上體朝廷本意而或至於媮與刻非指言二聖之失於媮刻也其終又曰昔漢文寛大長者至於朝廷之間耻言人過而不聞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總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有督察過甚之失者蓋言漢文漢宣之時其臣下能如此不怠廢

不過甚今朝廷當以何術治之使百官有司監司守令不至於媮刻乎蓋作文者發此問端以觀其荅即非謂仁宗不如漢文神考不如漢宣也光庭指以為非亦太甚矣假使光庭直徇已見不為愛憎而言則雖不中理義猶可恕或為愛憎而發則於朝廷事體所損不細今士大夫皆曰程頤與朱光庭有親而蘇軾嘗戲薄程頤所以光庭為程頤報怨而屢攻蘇軾審如所聞則光庭固已失之軾亦未為得也且軾薦王鞏為不知人戲程

傾為不慎言舉此二者而罪之則當也若指其策問為譏議二聖而欲深中之以報親友之私怨誠亦過矣臣又聞軾與鄧温伯同進策題三道陛下點此一道而用則陛下聖鑒必謂切於時務故遂用之決知其不譏議兩朝也又況御史上官均近嘗論奏為政之道有寛猛兩端大槩與蘇軾策題同意陛下謂其言可取著為法令頒於天下夫上官均之奏蘇軾之策題二人之言皆是講明治道一則頒以為法一則指以為罪何輕重取

捨之異哉此士大夫之意不能無惑也恭惟陛下聖慮高遠從諫如流然臣下之言或至於激則亦願加審察昔富弼韓琦天下知其忠且賢弼因除張茂實管軍中丞韓絳乃言富弼欲謀不軌韓琦不赴文德殿押班中丞王陶乃言韓琦反狀已露尚賴聖主深炤情偽二人者始終安完以富弼韓琦之賢而言者猶如此中傷之則不逮於弼與琦者又可知矣今日光庭中傷蘇軾之心頗類前事欲使朝廷為之報怨不可不察也臣與蘇

軾皆蜀人而不避鄉曲之嫌極論本末既備位臺職而輒糺諫官之失當二罪皆不勝誅然喋喋不敢自默者非特為一蘇軾蓋為朝廷救朋黨之弊也孤忠危迹敢以死請

右司諫王覿上奏曰臣謹按中庸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夫好問不察而邇言則察者蓋舜欲有問必擇乎端人正士而後問之所問皆端人正士則不察而信之可也察其人在前故也王於邇言則有不問而聞之者矣

舜不以人廢言亦不遽信其言必察其真偽善惡而后用捨焉故不問無以致忠言之啟沃不察無以辯邇言之是非臣伏見陛下自春至今凡施設廢置莫不大慰天下之望雖天縱睿智如日月之照臨無所不燭然所以深究民情洞見物理者亦好問察言之助也陛下當龍潛之日政事無所預威福不在手凡達於聖聰者皆無心之言以所聞無心之言裁以英斷而施之政教則法出而公論歸令下而民情悅不亦宜乎今陛下尊居

九重奄有四海慶賞刑威卷舒於頤指之間有所問焉或畏威而匿情或懷利而曲說況乎邇言情偽萬狀欲如前日無心之言豈易多得故好問尤不可以不擇其人邇言尤不可以不察其實也舜典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舜之好問察言者既如彼用以命龍者又如此可謂重且慎矣陛下以大舜之資行大舜之政故臣敢以大舜之所重且慎者上塵聽覽

覿又上奏曰臣竊聞中書省欲以後省散騎常侍諫議大夫起居舍人正言聽為制敕院擗截兩省見令諫官廳出外別作門出入以防制敕之漏洩論者以謂名雖為關防制敕而實不欲諫官在兩省與給舍相見恐其或聞政事之本末而論列之頻數也何以驗之蓋欲其作制敕院而已則舍人廳後起居舍人廳正言廳及直舍廊廡等屋已數十間作制敕院自足不須更取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廳以塞絕諫官出入之路而別為之門

也兼門下後省既無制勑院而亦掛截諫官廳出外即知不為關防制勑之漏泄而實不欲諫官在兩省與給舍相見恐其或聞政事之本末而論列之頻數而已臣聞自古為國家者未有疎薄諫諍之官而可以有為者臣不敢備引歷代之事以瀆聖聽今且以李唐言之昔太宗嘗謂侍臣曰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規正勑中書門下及三品已上入閤必遣諫官隨之欲其預聞政事有所開說故自後諫官得閤中奏事遂以為常而讜言

直論有補於朝政者世有其人也夫唐太宗之聖自三代以後本朝以前千載一人而已當時諫官之才能智識豈復有敢望太宗者哉不惟不敢望太宗而豈復有如當時之執政大臣者哉然太宗不自有其聖而虛心求諫如此當時執政大臣亦未嘗有以諫官預聞政事為嫌者也唐自武德至貽哀三百年之間諫官皆列於中書門下兩省而亦未聞有臣僚建議諫官不得在兩省以防制敕之漏洩者也只自五代衰替朱梁初建都

事事草創故諫官不在兩省聖朝祖宗承五季版蕩之後興弊極墜百餘年間凡前古之法度日以修舉至神宗而浸備是以悉新兩省列諫官於其間以循唐制夫諫官必列於兩省者蓋使在於政事之地而有所聞見則凡所論列庶幾不誤朝廷而有補於治道也惟是隨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則尚未及講臣竊以謂必行於陛下之手雖或未暇奈何至於使諫官不得在兩省而惟恐其或聞政事耶又疑其漏洩制勅耶何示天

下以不廣也況令諫官雖在兩省日與給舍相見而於政事委曲亦何所聞但存羊所以愛禮不猶愈於盡廢哉執政大臣若謂諫官不才罷之乃宜不可緣一二諫官之故而遂廢朝廷之法度也臣不能俛首循默為自安之計以負陛下言責惟聖慈詳酌施行

覸又上奏曰臣近於十一月二十五日有封事言兩省擗截諫官廳出外隳壞法度乞行寢罷及十一月二十七日與諫官鮮于侁朱光庭列狀聞奏各未蒙施行臣

竊以自古聖帝明王莫不有諫諍之臣葢三代以前上自公卿次及百執事下至百工芻蕘皆可諫諍故雖不以諫諍名官而鯁言直論常達於人主之聽及世衰道微言出於口而禍及於身者浸多故為人臣者若不以諫諍名官則鮮肯以諫諍為事於是秦漢以來乃始有諫大夫率皆列職清要日侍人主然歲月綿遠其廳之所在有不可考者惟隋唐事近傳記甚明諫官於隋屬門下省唐初因之亦甞屬中書省後乃分列兩省終於

有唐未之或改也夫御史與諫官均任言責然御史臺在外而獨諫官既為侍從又列於兩省者何也盖御史專在糾正百官必在外然後百官趨赴聽事鞫獄為便諫官之職在於論政事之過差補人主之缺失故不在政事之地則無以盡聞政事之過差不列侍從之班則無以盡知人主缺失也自五代亂離隋唐法度無復存者本朝祖宗以來講復前代之法度十八九矣惟是兩省之闕典至神宗而後復然諫官雖已列於兩省政事

之地猶未預於入閣侍從之班乃防諫官漏洩政事而欲擗截聽事出外使不得在兩省亦異於設諫官之本意矣夫兩省若有幾密之事吏人可密者諫官豈不能密耶兼見今諫官雖在兩省於政事實不預聞況幾密哉昔魏少府楊阜欲上疏省宫人名御府吏問後宫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明帝聞愈敬憚阜後世以為美談臣常謂陛下聖德比堯舜豈於此

而不追明帝耶臣常以皐夔稷契期執政豈於此而不追楊阜耶且先帝孜孜講復隋唐數百年之法度既合於古又宜於今乃一旦無故而壞之一不可也中書所謂制勑院者吏舍也迫逐天子之諫官以廣吏舍二不可也深信胥吏與之為密而過疑諫官以為漏洩三不可也使天下朝廷有疑諫官之心厭諫官之迹非所以廣聖德於天下四不可也散騎常侍下執政一等爾今偶員闕不可謂終無其人也至於左右史亦陛下侍從

之臣安可使中書吏人據其廳事奪其正門而常侍諫官左右史乃屏置一隅穴垣墻而出入事體顛倒增長吏氣五不可也憎諫官者雖取快一時而五不可長久之患歸於朝廷又使三省執政大臣皆受廹逐諫官之名為後世笑臣竊為陛下惜之臣愚暗不才陛下過聽擢為諫官若議論失當陛下罪之執政大臣惡之或一二日而罷或二三月而黜皆不可知也豈謂諫官可以久為而兩省可以安處哉蓋欲為朝廷長久之計而已

非臣謀身之計也若既憂得罪於陛下又慮見惡於大臣坐視法度之廢壞而緘默不言則不惟有負陛下言責亦豈不自愧於心哉故不避冒瀆聖聽而喋喋不已陛下或采其言或賜之斧鉞之誅惟聖慈裁擇臣無任激切忠憤之至

侍御史陳次升又奏乞留正言孫諤疏曰臣伏見責降左正言孫諤知廣德軍事風聞諤以論役法有過當之語以此得罪未審果是耶為復緣他事耶若不緣他事

只緣役法臣竊謂朝廷復行免役之法實欲便民所繫至大其利害不止一州一縣而普及天下處之適中天下均被其利茍一失當天下均被其害而諫官以言為職既有見聞必須上達其言儻是則當聽納其言或失亦在曲全以示朝廷之容德也臣伏覩天禧元年二月七日勑戒臺諫詔書曰雖言有失當必示曲全則知聖朝廣開言路激昂士氣不以人言失當為慮而患在人之不言也今誇若無他罪止是議役法失當推原其情

蓋欲補完良法亦可矜察欲望朝廷再賜詳酌施行
同知樞密院范純仁乞寬王覿之罪疏曰臣與呂公著
等并今日與文彥博等兩次簾前奏陳乞寬王覿之罪
蓋欲假借臺諫使人敢言其間雖有不當亦須稍垂寬
宥以彰朝廷容諫之美況陛下臨御已來未嘗嚴責諫
臣一旦行之恐傷仁化又慮來者或多若一一竄逐寖
失朝廷清淨之體其心止於如此更無他意側聞聖訓
以謂朋黨甚多宜早施行恐於卿等不便以臣愚見朝

廷本無朋黨只是善惡邪正各以類分陛下既用善人則匪人皆憂難進遂以善人之相稱舉者皆指以為朋黨欲得人主深防嚴戒盡行貶逐自然君子道消小人可以得志所以臣等不避違迕縷縷開陳罄竭愚誠莫回天意臣若面從順旨則是苟容之臣何足以副陛下柬求何面目處羣臣之右又況彥博公著等皆是累朝舊人陛下留在左右已二三年輔翊皇猷未嘗有闕今日豈肯雷同罔上庇護黨人葢其愛君之心與臣無異

唯在陛下深加採納所有先降貶謫王覿文字臣未敢簽書更乞聖心熟慮臣自先朝言事不合擯斥處外幾二十年遭遇陛下一新庶政從諫任賢夷夏歡呼古今無比此皆聖心所悉非愚臣獨敢妄言而一旦拔臣於疏遠之中驟置於丞弼之位故臣夙宵盡瘁恐負聖知豈有容庇朋黨自損身名玷辱家聲取笑千古蓋是愛惜聖政思報大恩螻蟻之誠惓惓不已今若陛下決以臣言無取即乞謫臣補外被指為朋黨者自明臣雖一

身斥遠若遂決朝廷大疑則是猶有少補不幸柬拔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矣又臣曲謝日已曾奏聞昔先臣與韓琦富弼蒙仁皇同時用為執政三人各舉所知引用忠良有匪人之不得進者遂搆造謗語指為朋黨先臣與韓琦富弼皆得補外所用之人類遭貶逐當時搆謗之人皆欣快相賀曰且得一網打盡此事未遠衆人猶知亦可以為朝廷深戒

純仁又論王覿乞從文彥博等所言疏曰臣昨日入劄

子未敢簽書王覿文字因以文彥博呂公著累朝舊人其言乞加採納及論朋黨事繫善惡消長皆愚臣受恩之深罄瀝血誠用伸補報更無顧望嬰觸之慮伏望聖慈特加詳覽又彥博公著年皆垂老屢乞退閒陛下特留平章國事蓋以重德老臣一心向國直可委信此聖慮之深高出前古兼呂大防等皆陛下選拔於衆各有公望之人今若商量一諫官差除有言不蒙垂聽則與陛下眷留擢任之意輕重不同臣所以更望聖衷審慮

少迴天意良加採納以成唐堯捨己從人之意不使大臣有不用之言則社稷幸甚臣前年初到闕時聞有德音令臺諫官但言事太皇自主張臣愚不勝欣喜今見彦博已下諸大臣奏事未嘗聽納臣不勝憂懼

翰林學士范百禄乞審議轉對之制狀曰臣恭聞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詔自今每五日内殿起居翰林學士及文班常參官轉對並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或刑獄冤濫百姓疾苦咸采訪以聞事有要切者許非時詣

闕上章不得須候次對既又命尚書省集官議其可者而行之為民求治之心可謂至矣真宗皇帝詔有司録轉對章䟽一本留中聽言擇善之志可謂勤矣祖宗之於轉對其勤且至如此今一歲之中視朝有數臣寮轉對者每次二員凡不過十餘人借使人悉知而言言皆見用亦不過十數事耳臣竊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固嘗有太祖為民求治之心真宗聽言擇善之志然於此事今昔有異心跡未伴補闕拾遺必在旁通於衆

志博覽兼聽未能全美於前聞臣雖甚愚竊惜言路之未廣而恐人情之恬默苟有所聞則積為蔽塞伏願陛下法堯之詢于衆路舜之取諸人使四目盡明庶言必達則時政之得失可以周知朝廷之急務能無小補刑獄寃濫百姓疾苦必無壅於上聞而有裨於聖德矣孔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民之父母苟不周諮於人言物論何以臻茲伏望宸慈詔執事審議轉對之制率由太祖真宗之舊章則天下幸甚

吏部侍郎彭汝礪上奏曰臣竊聞禮部侍郎曾肇以議禮不當乞從罷黜蒙恩降知徐州給事臺諫臣有言臣竊謂南北郊合祭事朝廷自許近臣集議或同或異乃是常理必以此罷黜一從官如肇用意真國家忠臣朝廷容納直言愛惜人才義當為改命令體問晝黄已到吏部臣以為過矣臣伏念才難久矣人常千百億而無一二苟或有之或流落而不偶幸而有之又既得之或棄於無所用故治安之日常不足而危亂之日常有餘

孔子曰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如肇者其文可以當大命令其學可以決大謀議頃在西掖屢能補縫闕漏及還禮部遂能是正典常循名觀實謂之賢可矣且並祭之禮不經見如臣輩皆莫遑安其能奮不顧身忤大臣為陛下言者獨肇而已朝廷既不用其言又遂黜其人故臣以為過或曰朝廷非惡肇議禮謂其言過當而已夫言不直則道不見今病者之求藥唯病之愈是望故能五毒徧施針砭切骨而不為過使唯香味顏色之恱則

豈唯不足治病適足以誤病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肇之言雖有所拂以道觀之為當矣夫欲安榮惡危辱人情之所同也臣願陛下少留神明以其理度之令人不肖朋比大臣而肇為朝廷明是非論然否此為其身邪以國家故邪順從緘默則遠得福奮厲激昂則速得禍而人臣終不忍不言以負陛下此其心不在其身而在人主不在其私而在國家可見如曰人臣瀝肝膽披腹心為陛下國家長

久慮患而陛下屏去不容此甚非計也夫上所好惡人之表也今侍從之臣不能依隨大臣而陛下去之則孰不願附大臣令一有言而陛下去之則孰不欲學不言近臣與國家同安危共休戚使皆附大臣而不以國為憂閉口不言而為妻子計此非社稷之福也惟陛下察之念之方朝廷多事宜盡得心膂之賢徧置左右博求骨鯁之士並為輔拂蓋猶恐不足今有一魯肇而不能留故臣以為過非獨臣也凡忠於陛下者皆然南北郊

祭議始下臣嘗與肇言天地之祭至大至重今欲易於改作實所未安肇云使無言責其決不敢緘默肇為禮官其言當在肇遂有論議肇既逐臣亦難處肇終不可留臣亦願與同罪焉肇命已下而未行臣至愚欲望皇帝陛下深以愛大才容直言為念出自聖斷且留肇置朝廷肇守官任職必有以報國臣言或謬靡所逃誅夫改易差遣常事也留賢者盛德也在朝廷蓋優為之矣

畢仲游上言曰昔仁宗皇帝之治天下也優禮大臣而

聽用臺官諫官之言蓋大臣者天子之輔也不優為之禮則無以勵其節盡其心聽用臺諫官之言所以存天下之公議而禁制大臣不得自放之術也故大臣起居進見未嘗不躬已以待之若久於其位而不可動者及臺官諫官一有論列則十言之中行其七八雖老故大臣必正其罪以是而去位者蓋可數矣故嘉祐以來大臣平日足以致君臣之歡體貌之隆而私門姦吏破膽而不敢為仁宗皇帝所以四十二年天下安寧大臣無

甚縱恣小官得行其志不法之事稀闊無聞者以優禮
大臣而聽用臺官諫官之言所致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四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五

明　楊士奇等　撰

聽言

宋徽宗即位初左正言魯肇乞旌賞直言疏曰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使人直言無有所諱此堯稽衆舜好問之盛德先王立謗木諫鼓詩人詢于芻蕘之誼也天下甚幸臣切以謂陛下惻怛詢訪之誠心既已形於

號令則其於開導獎激使人樂於盡忠獻納亦須有術況詔書已有其言可用朕則有賞之文則宜實其言以信天下臣伏聞治平四年英宗皇帝踐阼之初即求直言尋又下詔上書人所陳政體時務材識出衆者命官特加甄擢其次則賜詔書獎諭布衣即令有司名問條對有理量材録用當時咨謀勸誘如此其詳至有朝上書暮召對者是以四方萬里人人奮勵爭竭腹心唯恐在後神宗皇帝廣覽兼聽片善必收寸長必録斟酌損

益以修政事故熈寧元豐十九年間百度修舉功崇業鉅雖聰明睿智出於聖性亦虛心採納羣言之助也臣愚伏願陛下明諭輔臣討尋治平四年之令舉而行之其上書言事有合聖意者速加旌勸則遠近聞之孰不感激智者效其計忠者獻其誠陛下不出戶庭而海內之情畢聞於上不勝幸甚

時日食求言太學博士王涣之上奏曰求言非難聽之為難聽之非難察而用之為難求而不用非所謂應天

以實者也臣切見國家每有天變輙下求言之詔而下之報上乃或不然以指陳闕失為訕上以阿諛佞諂為尊君以論議趣時為國是以可否相濟為邪說其於大臣權要則觀望附會相戒以默志士仁人知言之無益也不復有言而小人懷姦僥倖肆為詭譎可駭之論以為偷合苟容之計此尤不可不察也願陛下虛心公聽言無逆遜唯是之從事無今昔唯當為貴人無同異唯正是用則人心悅治道成天意得矣

中書舍人鄭浩乞至誠終始納諫疏曰臣伏讀虞書見舜命羣臣作股肱耳目而戒之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夫面從以成其違者是諛也後言以指其違者是謗也二者非事君之道也有虞之臣皆大賢豈不知之舜且以此戒焉是知拂心忤意非人臣之所樂在於人君有以導之而已此帝舜之聖所以為萬世法也臣愚切觀陛下即位以來憲天聰明首闢言路旋因日食亟降詔書咸使納忠無有忌諱言果當理欣然聽從

增秩賜官風動天下故雖踈遠芻蕘之賤莫不鼓舞遭遇思日罄竭以補初政之萬一而況股肱耳目之寄又安有不盡其忠者乎帝舜之聖今復見於陛下然臣觀太宗乃近古明君魏鄭公且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强受諫而終不平質以其詳悉有據驗太宗悟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人苦不自覺耳於是知納諫固難而謹始尤為難也子思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伊尹曰終始惟一時

乃曰新彼太宗聞之而悟真大過人者顧不能持以至
誠日新無斁使鄭公不得而窺焉則其去舜也遠矣陛
下方稽古以御令如太宗之事亦願取以為鑒以隆太
平之偉績臣又伏思上書之人所言不一其泛論大體
指陳邪正如此類者自可留之禁中以備觀覽至於陳
述利害事干有司者即乞降付政府委官看詳有可施
行旋具聞奏此則聖詔之出不為空文施之國家固非
小補唯陛下留聽

浩又論太學生不當以言事殿舉疏曰臣准中書省録黄一道為太學生張寅亮等妄言裁減皇太后園陵浮費各殿一舉事臣尋觀寅亮等所上書其言狂謬固當懲戒以示天下緣士大夫已在選擢而詳練滋久者尤有不能體悉朝廷用意之深況山野一介布衣之賤乎陛下察其無知特從輕典又且遣改屏出學押出門指揮則是寅亮等固已在所矜容矣止殿一舉誠不為過但近年以來言路壅塞為時大弊自陛下勸奬開導始

克通達世以相賀獲仰太平今寅亮等若未免殿舉切恐自此以後人復畏避不敢獻言天下之事無由周知亦聖政所當深慮者也傳不云乎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臣愚亦願陛下以此赦之而已所有録黄臣未敢簽書行下

給事中上官均上奏曰臣聞聖人擇狂夫之言好問至於芻蕘者樂於聞善也誹謗之罪不誅者欲以來直言也蓋君臣之勢隔如霄壤進言直則有犯分之嫌持論

高則有出位之罪畏嫌避罪則愛身者熟視拱默而不敢論矣政事有闕偷安固禄而不敢論則九重之奥萬事之機安得聞歟賈山有言人主之威非特雷霆勢重非特萬鈞開道而求諫和顔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況震之以威壓之以重豈有不摧折者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聖人知盡言之難也故賞諫臣以厲諛恱之臣貸狂直以開正直之路使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庶人謗

於道商賈議於市所以集天下之善而成巍巍之功也自陛下即位之初開廣言路虛懷開覽擇其可用者賜官增秩以奬其言四方之士歡欣鼓舞人人出其所長發其所蘊露章抗疏幾無虛日陛下神明天縱道術精微固所自得至於政事之臧否人臣之邪正法宮之奥纖悉洞照者殆亦收覽衆言之助也臣以為進士殿舉比士大夫貶官非輕罰也張寅亮等踈愚狂瞽誠不識朝廷忌諱然志非懷邪比庶人謗於道可也今被之以

重罰疑非陛下開廣言路之意臣竊妄度陛下聖度容納非加怒於無知之小臣特以其言有及執政之意言涉犯分故稍正刑罰以明上下之體然四方之遠難以戶曉必以為陛下前日許中外之人得上封事旣招其來又罪其言前日賞之今日罪之妄意朝廷有厭言之意自中人以上安寵顧利政事之有缺往往趑趄畏縮而不敢正議矣且加罪一二進士固未足惜竊恐沮直臣之氣鉗多士之口自此始矣臣以為狂言犯分貸而

不罪其為害輕誅責賤士以沮直言其為害大臣願陛下揆之聖心權其輕重更加矜容以稱陛下初政之意以解四方之疑天下幸甚

宣和二年御史陳堯臣乞重惜憲臺之權疏曰臣聞天下所恃以安者朝廷之紀綱紀綱所恃以立者臺諫之風釆若臺諫有所拘忌受制於人而風釆不存則朝廷莫之糾彈容姦於國而紀綱以壞是故人君惜之事權不繫於官長不拘於大臣養其志氣不挫於權豪不畏

於強禦雖其人未必皆賢其言未必皆當許以風聞而貸其不實之愆納以虛懷而開其敢言之路豈徒然哉凡欲以破姦雄之膽救陵夷之患也唐文宗曰御史臺朝廷紀綱臺綱正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天下理楊瑒曰糾彈之司若遭恐脅以成姦人之謀御史臺固可廢矣臣惟方今天下平治固無姦臣之足慮然間有擅權挾寵之徒肆為敗俗亂常之惡孝不足以移忠功不足以掩過內恃強援與知以脫常刑重憲恬然自得莫敢誰

何蔑視風憲之官不翅奴僕之役若非處以私人終必視為仇怨然慮其攻己則先設隄防以拒其來聞其有言則廣行營救以反其罪不擠以今事則必中害以他非不謂在昔與我為讎則曰於今與誰為黨或以離間其君臣為辭或以疏隔其恩威為語指切直者為沽名謂納忠者為訕上巧言令色千計百端是致發意欲彈者改還抗章纔及者貶竄前者沈滯流落而不聊其生後者惴恐憂思而深以為戒忠義風采消委殆盡臺臣

雖備位名存實亡臣愚以謂恐非朝廷之福乃者官吏猥冗財費浮濫紹述失其本意紀綱浸以隳弛而霜臺坐視不發天下恨之逮至陛下獨奮離明斷以乾健減罷裁抑一遵熙豐之舊繼又廢黜拱默選任臺臣中外方且鼓舞然未聞有所建明或即旋行遷易天下疑之夫彈劾之職紀綱所繫當急先其大者譬如捕盜先其渠魁去草急在根本今使置其大者而言其小者是猶捨渠魁而攻疲羸留根本而摘枝葉適以激其怒而滋

其萌是豈除惡務本之意乎臣恐天下紛紛籍籍者特未定也故臺臣屢遭恐脅則姦回無所畏憚就有特然奮勵衆必爲之寒心知其必蹈禍機而謂不若且已雖因時薄有所彈終不敢直肆其說至使明目張膽之士化爲結舌鉗口之流臣恐自是積習成風人知畏避遂致姦臣欺蔽君上紀綱既紊何所不爲且姦人始兆在糾劾而非難其惡已成雖鈇鉞而何及故治國家者乎時宜有直言預畧之士則悠久㢘無姦謀指鹿之臣令

陛下仁天廣覆智燭旁臨賞罰如寒暑號令如風雷所以舉直錯枉防微杜漸者固不患不至所患姦回植黨牢不可破或左右先容或前後救援不能無誤聞聽至有逆已行之命或方頒而旋改沮必罰之威或朝黜而暮陞蠹國害民之事或過而復熾欺公罔上之人或沮而復起國是動搖人心惶惑其根原有在於强援奥知之間而已夫擊搏之任豈人樂為公議所在有不得已人孰不欲保其父母妻子孰不願享其富貴安榮何事

而取怨於權臣犯顏於人主邪聽言之道當以事觀苟惟在已無愆則於人言何恤安用預設隄防苟唯事干國體則亦何黨何讎奚事廣行營救臣願陛下深惟此理上體祖宗之成憲下為萬世之來規重惜憲臺之權優養直士之氣使姦回必劾而無遺罪戾必罷而無赦止其防備之私絕其救援之弊明出詔令應今後凡臺臣有所論列職非三省而輙出位謀政與夫干請私謁拯姦護惡巧為粉飾者寘之重辟庶使姦無所緣紀綱

一正天下幸甚

徽宗時陳次升上奏曰臣竊聞右司諫陳瓘以言事不當得罪雖不知其詳然臣伏覩天禧元年二月七日申敕臺諫官詔書云雖言有過當必示曲全今陛下訪落之初用人如不及從諫如轉圜猶恐萬幾之務不能徧察上至百辟卿士下及庶民皆許直言無有諱忌其詔亦云言而失中朕不加罪命下之始萬口一辭以謂正當不諱之朝且無犯顏之慮孰不激昂勇聳願竭區區

之愚以圖補報萬一況身有官守有言責者安可緘默乎㬥既以諫為職又許風聞論事偶有失實陛下當含容矜貸如上詔音今遽省重責頗駭羣聽竊慮中外傳聞人人鉗口結舌以言為諱忠讜之路塞壅蔽之風成矣伏望聖慈念天禧申敕臺諫之意及陛下求言之詔特寛㬥之罪責庶幾養成士大夫敢言之氣其於聖治不為小補

左正言任伯雨乞留龔夬狀曰臣聞先甲三日易後甲

三日難諫而不早足以取名而於事無益忠臣之義但求有益而不顧取名臣今日先事之言惟欲有益於朝廷也臣伏聞殿中侍御史龔夬言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告訐周穜等語言事乞罷黜京而朝廷謂京無過不以夬之所言為信夬既不得其言難以復在言職雖朝廷未加斥逐理當求去夬尚未去而臣已言及此其所以為先事之言也蓋言事之官乃朝廷耳目之所寄也耳目不通則有蒙蔽之患故自祖宗以來奬勵言官屈意

聽納養其勁氣不使小挫非重其人所以重朝廷之耳目也自紹聖以來七年之間五逐言者初逐常安民次逐孫諤次逐董敦逸次逐陳次升次逐鄒浩此五人者皆與蔡京所見不同雖其間或以他罪被逐而京之所惡則無不去者今大之言京又將罷去則是兩朝言官前後六人無不為京而去也陛下以聖德嗣位上法祖宗內禀慈訓數月之間德澤廣被內外安靜人情驩悅此千載之一時也今若緣此一事又去言官臣恐後之

言者人人不已可惜安静之勢忽成紛紛其於初政豈能無累若待臨事而諫孰若先言之有益也臣願陛下察夫所言忠於為國特回睿聽曲賜允從庶使敢言之士意向朝廷蒙蔽之風自此衰息伏望陛下上稟慈闈議其可否小臣狂妄冐犯天威無任皇恐戰汗之至惟陛下矜赦幸甚

伯雨又上奏曰切以紹聖時章子厚蔡卞用事諫官御史盡出子厚卞引用不唯無所建明率皆附會子厚卞

欺誣朝廷自陛下即位總攬權綱自擇臺諫然臣謂臺諫官始用之既重其選終罷之必正其名臣欲乞今後臺諫以言事罷去者皆坐其所言以正其罪蓋妄冒不才者其罪小欺誣朋附者其罪大張庭堅近以言事不當除京東運判既而改汝州令又送吏部中外疑惑不知所以臣伏願陛下斷自聖意降出庭堅章疏考其所言若欺罔朋附則送吏部為尚輕若止妄冒則送吏部為太重正名定罪庶足勸戒無使言路自今以往以庭

堅爲戒

左司諫江公望乞容納直言疏曰昔漢武帝殺人如薙草而汲黯數以直見不少降帝終下之黯在朝淮南之謀爲寢一戇直之臣甚微而朝廷輕重繫焉是以養之不可不素用之不可不審遇之不可不隆聽之不可不察去之不可不慎令朝廷以言得譴不過黜官遠去國而已然未聞有汲黯之切直何也盖養之不素未必充其才適充其才遇之未必盡其禮禮或加厚聽之未必

察其情去之未必當其罪以人君之威逐一小臣不啻若怒飈之振槁翩翩然徑逝矣而不知適以資讒諂囁嚅相賀之語也傷君之明喪臣之直無甚於此自昔人君之明擴大度以優容虛誠心而延佇推内恕以假借忍難行而聽納所以養成人之直故其進諫也無首鼠之疑謀有批鱗直前之勇氣事無不聞理無不盡上無過舉下無逆情姦人破膽黠吏縮手民賊屏迹國狗希鳴蹇直之氣日益長而朝廷之勢日益尊矣故曰苟得

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陛下德度宏博出於天性羣臣進諫雖涉狂易未甞誅其心復加優賚天下之士孰不欲為陛下盡忠況在言責者乎傳曰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信斯言也然臣聞唐太宗貞觀之時導人使諫三年之後諫者悦而從之又一二年勉彊受諫而終不平葢受難甘之言常在於慷慨顧治之初必厭於翫習已安之後漢武帝剛忍之主也而有容直之得唐太宗彊明之君也而有卒惰之失相去逺矣惟陛

下鑒焉

宗正寺主簿石公弼上奏曰朝廷比日所為直詞罕聞頌聲交至未有為陛下廷爭可否者願崇忠正以銷諛佞通諫爭以除壅蔽徽宗善之擢殿中侍御史

欽宗靖康元年翰林學士許翰上奏曰臣聞萬人所聚必有公言傳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大決而犯傷必多是以監謗而衰周亂禁言而强秦亡無逸之訓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不啻不敢含怒此踈川而導

之之術也昔者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盡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不善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毀之何為國家自王安石持矯拂世俗之說流弊至今其患可見陛下方將公聽並觀力矯此弊優容受納務盡羣情前日宰相吳敏留李邦彥止是避嫌分謗因以鎮撫士民而或者未達其心謂力排公議計或私相譏謗亦必責臣不言臣謂但使朝廷德日以勝則此等疑論自當衰熄竊聞臺臣論奏學校

誇傷宰相中丞等事臣恐陛下遂行其言則將使忠鯁杜塞讒毀不聞朝廷蔽蒙復如前日此亂亡之機也不可不審伏望聖慈勿下其章以來四方之賢而通天下之志

翰又上奏曰臣聞君子謂小人爲邪小人亦謂君子爲邪君子小人雜進於前而忠邪之說交至無已則人君何以定之臣前日始爲中司爲淵聖言明主之聽天下言陳之之日皆有冊籍成敗既效賞罰隨之令如臣言

其人忠賢其人姦佞其事如是而將成其事如是而將敗陛下退朝則籍其說審克夷考而卒不讎也則按臣之言而坐其妄夫如是則言者莫敢妄言黼扆之前都俞清矣又廷臣之間必有朴茂沈詳忠信不欺之士博詢熟察審得一人則衆言殽亂可質而定盖忠邪之在朝廷譬如耳目鼻口之在人面已不自見而隆窊醜好人能昭昭言之是故君於諸臣雖甚近而難知得一信人在側則朝廷忠邪莫能相亂觀者易審故也夫君志

不定則羣言繁興羣言不治則政法大亂古之明主能以其躬為天下正者無他精意不煩約而易守如斯而已矣

右正言程瑀乞籍録臺諫章䟽狀曰臣聞君猶心也宰執猶之股肱臺諫猶之耳目耳司聽目司視視聽不廢運用股肱無為於中而治者此心所以為真君也人君亦何為哉相與論治道者臺諫也相與行治道者宰執也天下之事不過利與害臺諫曰是宰執曰非人君察

焉果非也過在臺諫不在宰執若以是為非則宰執何所逃罪哉宰執曰利臺諫曰害人君察焉果害也過在宰執不在臺諫若以利為害則臺諫何所逃罪哉萬機至繁吾之所用聰明者特在於審是與非辨利與害此以一應萬之要也茍不能致知乎此使是非利害灼然胷次則真贋不分朱紫混淆勞精疲神於末流天下之治不可冀矣蓋人非堯舜不能舉事皆善罔計其善而恱人讃已是謂求謟諛而成暗昧昔諸葛亮當主幼國

新之際獨總朝政顧何所賴於羣下一旦發教乃諄諄力求轉相違覆以補曠敗太宗貞觀之治庶幾成康一時輔拂亦少貶矣嘗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願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使宰執能以此待臺諫人君能以此待宰執天下之治不難圖矣朝廷之事無過舉則臺諫何所復言及其有言必與朝廷違異乃所以相成也唯朝廷不以異已為嫌而事求其當則天下幸甚本朝之盛無踰

仁祖稽考治迹蓋周成王漢文帝不足進焉宰臣則前有王曾李廸後有韓琦富弼執政則有歐陽修范仲淹之徒由今視之其人何如哉然當時諸臣深達治體朝廷之上既以務和而不務同至於臺諫有所論列不以人微而易之不以意異而詘之唯是之從而不嫌議不出已亦不難於改過從善當時議宰執以為奉行臺諫文書是不知此乃諸臣深達治道用心過人者洎王安石用事已來專以摧折臺諫為事然當時人材承累朝

養育而砥礪名節之風不衰論議風生以斥逐為榮未為安石下也至蔡京用事師法安石而殘狠過之議已者置之死地臺臣引用私黨藉為鷹犬搏噬正士創置官司冗濫蠹食而諫省列位寝闕弗補惡政弊事流毒四方陛下既親見之臨御以來疏遠讜直之士布在臺諫虚已聽納下詔敦諭是誠有意祖宗之治矣然以臣觀陛下蓋喜受人言而未可謂之善用言蓋喜納人諫而未可謂之能從諫何者用言從諫必深思而熟計之

當理則行不俟旋踵若受而不能用與不受同實無益也三代以降能用言從諫者無如漢高祖唐太宗蓋高祖智畧初無踰人奮布衣取天下未嘗畫一策出一計唯其善用羣策非獨張良陳平之腹心外如酈食其婁敬之徒一言合理信用不疑此所以成帝業太宗脅父殺兄以就大事其天資何如哉唯其樂聞已過有諫必聽始也孫伏伽之徒賞之使言久之得魏徵往往諭意於言辭顏色之表不待力爭强辯此所以躬平禍亂而

坐致太平人主誠欲聽言納諫以二君為法可矣陛下天性元良憂勤庶事聽言納諫宜無難者顧尚有愧於二君臣知其由矣陛下以沈晦為事而有累於明以柔遜為事而有累於斷明與斷兩未見焉而大臣承蔡京餘風不能以韓琦富弼諸人之心為心故臺諫章疏或阻隔而不行或稽留而不下未閱數月已有擠陷之事如余應求陳公輔者蹤跡孤外志操凜然金人在郊京師震恐之時抗章乞對慷慨論事蒙陛下延問開納兵

過之後擢為臺諫士大夫方慶言路得人而應求等亦感激奮勵知無不言正道少伸邪人側目一旦論事稍涉嫌疑陛下未能洞察執政因而擠之是何異蔡京所為哉覆轍在前不憚蹈之亦可哀矣夫任耳目以廣視聽將以運用股肱今也壅蔽耳目有傷害之者矣陛下將誰與為治乎臣聞真宗時常詔諭諫官御史各令舉職仍令中書籍記其言事行與不行歲終具奏蓋非特稽所言當否用以知其人亦以防壅蔽之患伏望陛下

特賜舉行仍內中創置臺諫章疏文籍隨所上録之聽
政之暇雍容觀鑒不惟裨補治道因考其事有合行而
稽留未進呈者時與督責執政庶幾耳目股肱之任不
至偏廢而治道可望在明斷而行之臣備員諫省賜對
之初已懇懇為陛下言之伏望曲留聖心天下幸甚
右司諫陳公輔上奏曰臣竊惟陛下臨御之初詔求直
言而太學諸生皆上封事陛下不倦聽覽又從而官之
如張炳雷觀是已古者聽納之君雖堯舜禹湯不能過

不也然諸生竊有疑焉以謂陳東之書逺勝炳觀陛下不官東而官此二人非唯諸生不平炳與觀亦固厚顔矣臣竊思之陛下必謂東不當伏闕上書以致百姓紛亂夫東固未嘗與百姓期也李綱之罷東以忠義感奮恐其言不能上聞故率諸生伏闕爭之不謂是日百姓亦來臣詢之諸生皆曰方李邦彦等退朝百姓皆詬罵東與諸生力遏之既而百姓諠譁東皇恐憂懼面若死灰遽欲退避而百姓遮擁求出不得然則東豈有意率百

姓為亂哉臣觀東非唯學問淹該善論天下事亦忠誠
奮發之士陛下若用之於朝必能有為議者又謂東書
深詆李邦彥而大臣有庇邦彥者不欲陛下官之如是
則陛下欲以公議用人大臣以私意沮之也安能免人
之言哉臣願陛下不惜一官以勸盡忠之士以慰太學
諸生之心實天下幸甚臣職在言責苟有所聞不敢默
默惟陛下察之
御史中丞呂好問上奏曰臣聞之古人有言好惡不慾

民知所適事無不濟又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夫所謂好惡者求合夫聖人之道不使邪説詖行害夫至當之理此用人之難未若聽言之難也陛下即位以來躬行節儉視朝至於日旰求言甚切不問高下屈己聽納此堯舜三王之用心也然而羣臣趨向非一識有淺深或有包藏私意務行其説或有遂其前非一逞忿忿此不可不察也本朝開基垂統一百六十餘年聖聖相承天下寧治可因可革未嘗拘執自章惇蔡卞首建紹述

之說後蔡京得志專用此術以濟其姦建隆以來凡所施為皆弃而不講獨指熙寧元豐號為紹述及其所行有顯然違於熙寧元豐之法者則又曰此神宗皇帝之志也若以志言之何所考據何往而不可為哉此蓋妄假國論實為身謀已成之效灼然可知至於擠排善類箝塞忠言以正為邪以是為非行之數十年間遂使朝廷無可用之才有司無可久之法公私空竭敵人侵侮當是時也在廷之臣無有為朝廷施一嘉謀出一奇策

者陵遲之弊一至於此其為蠹害見於今日伏自陛下受天明命表正萬邦首去邪慝招延善人天下之士鮮蒙釋蔽如醉醒寐覺四方稱快若出一口陛下前日手詔有云必求實是此乃為政之大體也然邪正難辨是非難分正者固自以已為正矣而邪者亦自以已為是也既自以為正既自以為是真偽相雜實未易分此乃用人之難未若聽言之難也陛下天資聖明理無不燭然衆言殽亂亦安得而遽辨之哉然臣有一說請試言

之夫所謂實是者行之而朝廷尊安四民樂業乃為實是行之而朝廷困弱四民失業則非是陛下若驗之於已行之事已用之說則成敗可見不必遠求也臣前日面陳未盡委曲令輙敢再申其說澷瀆聖聽伏望陛下燕閒之餘一賜省覽臣不勝拳拳之至

監察御史余應求上奏曰臣仰惟陛下聖度如天容受忠讜之言未嘗少拒雖舜之好問禹拜昌言不過是也又取其尤者而爵賞之導人使言凡有知識孰不竭愚

畢慮以貢芻蕘之萬一哉近者太學生陳東首為忠言獻之闕下皆國家大計人所難言姦佞惡之肆為浮言以誤天聽學官承指幾欲屏斥非賴聖明獻忠者身幾危矣太學正吳若數上書議論不撓言事者以為鼓唱諸生是致朝廷亦行罷黜如此則何以來天下之言伏望睿斷賜東一官還若舊職以昭陛下容受忠讜之心

侍御史李光乞擇臺省官節録封事劄子曰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懲創前日姦邪當國杜塞言路之弊於

是增置諫員憲臺六察或得言事猶以為未也又許臣寮實封投匭職事官不應上殿人亦得引對開公正之路杜私邪之門海內聞風莫不稱慶今纔數月未聞旌一直言用一正士而言路駸駸有壅塞之患近降指揮奏事既罷不得從容留身不合上殿人雖有指揮亦須覆奏議者謂陛下有厭言之意矣祖宗假借言事官虛懷聽納雖布衣之士必温顔誘接至有辭氣狂悖者未甞加罪令諫官御史一言逆旨旋被斥逐議者謂陛下

有拒諫之實矣況今姦諛未盡去蠹壞未盡飭邊方未寧百姓匱竭更張廢置未盡合天下之公論慷慨獻忠者當累及之或謂陛下已厭封事之多不暇省覽或付之三省密院大臣門人子弟得以傳播誠為非便臣伏見仁祖時嘗委張方平司馬光詳定中外所上封事盡心料簡合於義理可施行者雖文采不足一一奏聞光與方平亦嘗奏乞其間識慮稍出於衆開陳政體時務文理詳明者乞特賜召對面加詢訪果有可採密籍姓

名隨材擢用令太平日久誠為多士之時所獻封章豈盡無可觀採臣愚伏望聖慈檢會祖宗故事專委兩省或臺諫官二員擇其公忠端亮者俾之遴選據所可取者節録成册每季進呈以備乙覽忠言嘉謀庶有裨益以輔成陛下中興之治天下幸甚

時李光程瑀以言事落職中書舍人許景衡上奏曰臣竊見近年以來臣下阿比務為壅蔽凡政事之闕失生民之疾苦皆不得聞于朝廷所以養成前日之禍伏自

陛下即位首開言路以通下情故侍從臺諫官獻忠請對者無日無之而陛下優容開納見于玉色此誠二帝三王之用心也天下幸甚近者李光言事上忤威顏已降指揮落職與小郡昨日又聞李光程瑀並送遠小處監當臣竊惟李光程瑀皆以忠鯁敢言為陛下識擢置在言路其先後建白皆蒙施行識者方慶陛下得人以為宗社之福今日偶緣思慮不審所論未契聖心陛下憐其愚直諒其無他故李光與郡而程瑀為郎既正典

刑斯亦足矣忽有後命竄之遐方聞者愕然莫不震駭以謂陛下初政乃是求言納諫之時孜孜詢訪委曲涵容猶恐人不敢言若一旦震怒併逐言者則是杜絶忠義之口令後雖有見聞誰復敢言也況今元元困悴未被膏澤邊方猖獗太原圍閉政事尚多闕失小人敢肆欺罔正賴臺諫敢言指其姦謀以折禍亂之萌奈何偶因論議過差遽投諸荒裔耶記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盖言舜於聽納之際善則揚之惡則隱之

不加罪也至於鯁亮有守見于已試者不獨不加罪深可為朝廷惜之令李光程瑀一介小臣似不足惜而臣所惜者在於朝綱之不振忠義之難立而言路之梗塞也伏望聖慈上念祖宗優容言者之意深鑒近年壅蔽之失三復帝舜隱惡揚善之言曲賜開宥二人者特免遠竄之罪李光乞只依近降與郡指揮而程瑀亦乞與郡於以養忠臣義士敢言之氣以為宗社無窮之計天下幸甚臣不勝惓惓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臣職在

論思苟有所見不敢隱默僭瀆天聽罪當萬死惟陛下赦之

高宗建炎三年司諫趙元鎮論聽納不諱疏曰臣聞治安成於所憂而禍患生於所忽古之人君所以兢兢業業不敢逸豫者慎之至也昨未渡江時朝廷便謂無事志得意滿偷安苟容士大夫知其惡聞邊患也則務為太平之說以投合其好亦因以得美官爭先相高唯恐說之不售而聽者滋惑矣於是忽其所憂緩其所急儲

金帛修禮文偃然為輕遠之謀而無復外寇之慮一旦倉皇難作不復支持譬猶病者諱而不語人或告之以病證之萌則怫然不說其不至於喪亡則幸也方事之初以為得計漫不加省為患必深至其已然悔恨何及臣願陛下防微杜漸每唯禍亂之憂屈己虛心不以顛危為諱或進言之人謂強敵已驕不難殄滅盜賊細故不足剪除如某人之為將可倚於成功如某處之財力可取以足用此維揚之遺風諛佞之所為也亦願陛下

力拒其言不以容悦見納亦猶病者眷眷焉唯求安是念雖復沈痾之痼而良醫善藥日造門下庶幾其有瘳矣區區愚忠敢以此為獻唯陛下留神省察

張浚上奏曰臣聞聽言之難自古記之是以書稱先主之盛必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僕從之微亦必精擇蓋以言語之間有興衰禍福所自起者使左右茍非正人則聽言之間人君不能無至於惑亂也臣嘗謂小人進用讒說必投隙乘間不正名其事彼其挾私負怨朝夕

經營固出於有心或因進訴譖之說或假託市井之論夤緣附會其端甚微而人君以萬機之衆憂勞天下其於聽言之際奚暇再三思慮以決擇是非是以小人之志常得行於天下而使濫被謗逐者往往歸怨於人君臣以謂欲盡聽言之道莫若親君子而遠小人蓋不知是雖有大過人之聰明亦不能無過聽之失也可不謹哉可不戒哉

紹興間浚又議聽言之難曰古語有之築舍道傍三年

不成蓋言之者多則聽之者惑自然之理也帝王之道聽雖欲廣斷惟務獨故成湯之伐桀百姓以為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主其議者伊尹而已武王之伐紂雖夷齊之賢亦叩馬而諫風雷暴作皆有疑心主其議者太公而已今日之事以中國而攘夷狄以君而討臣以有道而誅無道雖遲速小大所舉不同終在夫力為之而已矣往歲江湖皆旱獨二浙豐稔故可以給軍須靖百姓向使浙亦被災則大事已去惜乎議者

之不及此也機不可失敵不可縱時不再來昔人論之詳矣臣去國踰旬憂慮倍積惟恃陛下主之於内故不憚譊譊之言冒瀆天聽所兾曲賜照臨也

建炎中編修官胡銓論賣直疏曰臣聞太祖皇帝欲拜昌言于斯時也衆賢萃於本朝如臯夔稷契莫不畢集服讒廋慝如行奇好窮之流莫不畢屏八紘之内莫不畢清雕題左衽緾山柎海至險絶者莫不畢臣國家之綱紀法度號令文章莫不畢舉四民莫不畢理蝗螽萌

蘖凡蠢茁之類莫不畢遂三光全寒暑平上而薄蝕爪慝之異下而朐腮甲拆之孽莫不畢息殊祥異瑞四靈之物莫不畢至鳥獸魚鼈四擾之屬莫不畢滋而在庭百執事豈復有一善或遺一言不聞於上者乎雖至於匹夫匹婦之賤豈復有一善或遺一言不聞於上者乎其朝夕納誨之士豈復有一毫能裨時政之闕者乎其奇謀碩畫豈復有加於太祖之智慮者乎然而方且渴聞昌言若不可得而遂欲拜之惟恐一善或遺一言或

不聞以害吾治道也惟恐一夫不被其澤以害吾仁政也如太祖之心假使其時政治一有不至教化一有未善則將焦心勞思臥薪嘗膽以圖之豈特欲拜昌言而已乎厥今天下何如哉皐夔稷契之疇能畢集乎服讒度慝之流能畢屏乎八紘之内能畢清乎雕題左袵之國能畢臣乎綱紀法度號令文章能畢舉乎四民能畢理乎蝗蟲萌蘖蟊茁之類能畢遂乎薄蝕仄慝之異朐腮甲拆之孽能畢息乎殊祥異瑞四靈之物能畢至乎

鳥獸魚鼈四擾之屬能畢滋乎在庭百執事舉無一善或遺一言不聞者乎匹夫匹婦舉無一善或遺一言不聞者乎而在庭之士頗以箝嘿為賢容悦為高側聞道路之言近日臺諫論事陛下謂為賣直臣未知信否陛下自登大位樂聞讜言四海欣欣皆以為將見太平則道路之言決不足信然自頃以來張震之去西省一空王十朋之去臺列一空王大寶之去諫苑一空金安節行又去矣是瑣闥又將一空也以此觀之道路之言容

或可信夫責直之言唐德宗之言也德宗猜忌臣下謂姜公輔為賣直史臣書以為戒德宗一出此言忠臣結舌直士杜口馴至興元之變其末流遂有甘露之禍害及忠良所謂一言足以喪邦德宗有焉臣願陛下以德宗為戒以太祖為法則天下幸甚

銓又上奏曰臣居窮山間田父野老相語以為陛下虚心納諫有高祖之風臣聞其言竊自喜躍以謂聽諫最帝王之難事惟寛容大度之主能之故禹戒舜曰無若

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舜成王豈有是哉而皆優容寬貸略不加罪古今以為美談陛下虛心納諫誠如高祖太宗則舜成王何遠哉然唐文皇最號能納諫者及其志滿意驕聖慮漸解寖不克終魏徵深以為言臣愚願陛下始末不渝毋若唐宗之解慮則天下幸甚

知開封府宗澤上奏曰臣伏聞李絳見憲宗于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謫其尤者

如何絳曰此非上意必憸人以此熒誤上心自古納諫
昌拒諫亡夫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
加雷霆之威彼晝夜思度如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
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一二何哉干不
測之禍顧身無利雖開納奬勵尚恐不至若譴訶之使
杜口非社稷利帝曰非卿之言我不知諫之益且人君
深居嚴密又以旒纊蔽其聰明所以見天下之是非聞
天下之情偽者蓋用諫官代為耳目俾姦邪讒慝不敢

掩其不善而見其善者唐高祖太宗初即位嘗賞孫伏伽蘇世長以激諫臣恭惟陛下聲色貨利弗邇弗殖捨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固無可諫者至於臣下懷姦藏慝嫉賢蔽善敢肆欺罔苟朋比者當使耳目之臣廣其聞見瀝心彈糾毋有所隱以絶後艱

高宗時監察御史鄭剛中上奏曰臣竊聞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書論使事其言狂悖力詆大臣聖恩寛容不賜誅戮聞止除名送昭州編置可謂父母之矣然臣區

區尚欲一言者非謂銓無罪也銓愚暬冒昧曾不審詳冥行妄發譴竄何憾臣獨以陛下南渡以來未嘗拘顧忌諱逐一言者豈不以時方艱難事功未濟與其罪狂夫而容有後悔曷若并包並受以來天下之言故內懷一槩者雖伸吭感激怨咨天地陛下卒聽而納之如是者有年矣今也豈不能容一胡銓以增盛德之光乎重念銓一介書生坐無識見但聞衆論詾詾實不知使事曲折原其用意亦為愛君銓本貫吉州奉老母于此銓

竄遠去毋將疇依陛下方孝友格天欲成和議若置銓於聖度之內使其子母相保不至狼狽誠莫大之恩也臣不勝禱祈之至冒犯天威罪當萬死

經筵官張栻講葛覃先王正家之道因及時事語激切高宗意不懌國子博士李彥頴上奏曰人臣事君豈不能阿諛取容栻所以敢直言正為聖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耳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帝意解遽曰使臣下皆若此人主應無過矣

殿中侍御史張守論聽言劄子曰臣聞良藥有苦口之利明鑑無見疵之尤故人臣以獻言為忠人主以聽言為賢然聽言之難從古所患書傳所載不可勝舉願治之主每區區聽納而或不免過聽之失者不得其要也臣嘗求其要未有若伊尹告太甲之言為切且至也其言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臣試為陛下論之夫逆心之言未必皆合乎道然未見人主所向而言志在責難則鮮有不逆者要當以

道求之遜志之言未必皆違乎道然或伺人主所向而言志在容悦則鮮有不順者要當以非道求之從違之際禍福成敗如反覆手大抵人心喜順而惡逆遜志則易入逆心則難行人主能於常情所惡而求其是於常情所喜而求其非然後智出衆人之上而羣言不能惑君子小人之情狀皆即吾心逆順之間而知之不亦簡且易乎又況逆心之言雖衆每不能勝遜志之一言尤不可不察請以一二事明之唐高宗志在廢王后而立

武氏也韓瑗來濟上官儀輩莫不切諫以至受遺定策如長孫無忌之親褚遂良之忠皆以為不可獨李勣曰此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卒立武氏而簒奪之禍幾至亡國秦苻堅志在伐晉也權翼石越苻融輩更進互說以至老將如王猛親且愛如太子宏少子詵皆以為不可獨慕容垂曰陛下神謀内斷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遂定計南伐而淝水之敗僅以身免則是遜志之一言足以喪邦而逆心之言莫能救藥二君不能即

所逆順而求之於道與非道之間禍敗至於如此豈不痛哉恭惟陛下聰明勇智出於天縱從善有轉圜之易去佞無拔山之難屢詔求言虛心納諫廣覽兼聽極羣下之智然臣區區之私猶恐陛下或未得其要也蓋自崇寧以來姦諛柄朝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靖康之後言路一啟而狂瀾橫流餘波未泯要當執要以觀之況二帝蒙塵四方多事臣願陛下以伊尹之言不忘於造次之際正心誠意終始惟一視君子小人如燭照數計則

紀綱無患於不立鄰敵無患於不服中興之業無患於不成矣

守又乞賞直言劄子曰臣伏見陛下以常寒久陰詢訪闕失聖心焦勞形于詔旨在廷之人各進所言無慮數十人竊恐其間不無忠義切直之言可以裨聖德而賛國論者伏望陛下乙夜覽觀因其切直或加奬諭或與褒擢一二庶知聖明不諱亦以示罪已畏天之實誠於盛德不為小補昔唐太宗受孫伏伽之諫而賜蘭陵公

主園受魏鄭公之言而賜佩刀黄金之類所以三代之後獨稱賢王貞觀之治比隆三代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

守又上奏曰臣伏見自崇寧迄于宣和之間姦臣擅政專欲蔽欺人主之聰明故拾遺補過之臣多闕而不置於是直言不聞謇諤之聲日湍於耳馴致變亂社稷阽危遺患至今陛下纂臨明目達聰廣覽兼聽利害休戚惟恐其或壅也而臺諫之臣尚多員闕諫官止有一員

言事御史除馬伸差出止有二員非惟於聖主中興之
朝為闕典亦恐四方萬里或得以竊議則於陛下聽言
納諫之大德不能無累蓋以臺諫之任宰執往往避嫌
不敢進擬欲望睿斷特加選除庶幾博採衆言有裨聖
治且以仰稱陛下聽言納諫之實
守又上奏曰臣伏見陛下自渡江以來懲前日蔽塞之
禍大開言路訪問闕失親擢臺諫言雖激切未嘗加罪
盛德日躋遠近臣民拭目傾耳以觀日新之政前日諫

官衣植論事專尚誅殺陛下罷之仰見聖心務崇忠厚亦甚盛之德也然遠近臣民未免有斥逐諫臣之疑臣竊惜之言事之臣嫉惡或過勢使然也行與不行亦必考於朝論斷在聖心使其失中姑置勿問似於聖德未有所傷又況耳目之官每患循嘿而不敢言與其敢言而或過則猶愈於循嘿葢敢言而過不過於難行若循嘿不敢言則為患實大臣備員風憲若復不為陛下開陳臣則有罪惟陛下裁赦

章誼上奏曰臣竊聞臨安府察推沈長卿等四人上書論時政利害語侵宰相引過辭位不敢視事陛下體貌大臣特降指揮停廢四人以全眷遇之禮可謂厚矣然臣竊見陛下累年以來開廣言路容納狂直天下士庶自以遭遇聖明願效懇悃雜然並進雖有犯分失理之辭終懷憂國愛君之意率蒙優假此盛德之事也今茲四人所陳輙於政事之外別為侮誚之語上瀆帝聰下駭衆聽陛下卓然遠見慮傷國體謂貸此四人則宰相

不敢復安厥位遂申典憲有此指揮臣採之衆論以陛下難傷大臣之意欲使決留輔政而正四人之罪則可也若宰相既感恩遇許陛下以驅馳而奉行詔旨不貸四人之罪則不可也四人之罪不蒙貸捨則是宰相無念懲自訟之懷而致聖主有罪言拒諫之失非所以昭大信於天下也傳曰吾聞修德以消怨未聞作威以防怨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君人之尊猶不敢作威以防怨況宰相乎伏願下臣此章以示大

臣庶幾全聽言之美而君臣並受其福

諠又乞貸進士吳木以開言路狀曰臣竊觀自古人君開廣言路使之無壅者未必盡得天下至當之言亦未必盡用言者之說以損益天下之政事進退天下之人才其意蓋以謂下情不通則視聽蔽塞視聽蔽塞則人之賢否事之利害有不及知而危亡禍亂之幾或藏於其間誠不可忽是以博資獻納高視遠聽故能坐於室而見四海不降階序而運天下此要道也陛下灼知此

道君臨萬邦比年以來優游法宫而天下是非利病日
陳乎前固於進言之人孜孜欣納矣近有湖州進士吳
木上書陳說時事以其副本赴御史臺乞行繳進臣嘗
見其言焉中間泛論宰相政事又指言參知政事嘗庇
等事其言之當否心固知之矣其事之是非固已不逃
於陛下照臨矣累日以來不聞引過辭位而聞進士吳
木編管徽州衆論甚駭夫布衣士上書論宰相參知政
事而居其位者不以為過則必自以為無愧於心亦當

自辯於陛下之前矣故視事自若也自辯於陛下之前者臣與天下之人固不得而知然進士吳木因上書得罪則天下之人將盡知之矣若是則其責可以自辯陛下得而察之也天下謂陛下編置言事之人其咎將使誰辯之哉臣伏望睿明追還所降編管吳木指揮以自辯於天下不勝幸甚

詵又上奏曰臣近聞給事中陳戬請對因有劄子論奏執政樞機之臣間於都堂密院燕衣便服接見將帥於

是樞府大臣引愆待罪陛下亦察其沿襲之久亮其無他已許樞臣視事如故然自此以來堂陛益峻體貌益崇不為無補昨日乃聞陳戩繼有奏請乞任宫祠陛下至仁從欲遂降除郡指揮而搢紳之士不知其由謂戩近因言事遽蒙補外雖臣亦竊惑之臣謂朝廷言語侍從之臣本以獻納論思為任令一有持議便令去國則疏遠微賤之人誰肯為陛下開口論天下之事哉設使戩因自陳欲便私而陛下矜其潛邸舊人俯徇所請則

今日何等時也人臣豈自便之時哉陛下日求言事之人唯恐不獲今次對之臣肯為朝廷論事如戩者幾人而陛下又聽其去則陛下深居高拱遂成孤立矣孟子謂齊宣王曰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言人君於可親之臣不宜捨去之遽也伏望聖慈鑒孟軻之言慎用捨之柄還戩從班以釋衆惑不勝幸甚

詛又上奏曰臣近者曾奏陳湖州進士吳木緣上書指言宰執蒙朝廷送徽州編管乞恕木狂直之過特行釋

攽又奏給事中陳戩因論大臣於都堂樞府便衣接見將帥嘗朝廷與郡乞容戩敢言之忠特還舊職二項奏陳經今累日伏蒙陛下恩容覆露不以臣言為非未賜斥逐臣愚庸無知既被涵貸復冀聖度開廓俯徇臣請以廣言路臣竊惟兩人所論皆執政大臣其當否雖未可知然咸有憂國愛君之心無附下罔上之罪陛下初恐大臣因此惶懼不敢自安遽為進退是以略賜行遣令來大臣安職衆情喁望若此兩人未嘗照察則自茲

以往人主之勢漸孤大臣之權漸偪進言之路漸壅懷姦怙寵排陷端良之士者漸得肆志矣臣不勝區區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特賜施行不勝幸甚

洪遵進故事曰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人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不能救衛取薛陵子

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烹之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

臣聞唐魏徵嘗謂太宗曰人主兼聽則明偏聽則暗誠哉斯言甚矣為君之難也深居九重而四海萬機之重叢然鳴來極吾之聰明知慮無以周知自非博聽廣納未見其有濟也齊威王即位九年當戰國之際干戈日尋諸侯交侵奔命不暇一日察見毀譽名

二大夫而誅賞之上下震懼至於莫敢飾非齊國大治强于天下向使威王翫歲愒日行姑息苟且之政慶賞刑威不能一施之欲其紀綱之振法度之行是猶倒馳而求跂前人不亦左乎漢文帝召季布於河東而復還之布曰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毁去臣文帝漢之賢主也毁譽是非之間猶不能察况其下者乎然則威王之於文帝其優劣不待較而可知矣

呂頥浩上奏曰臣嘗考自古安危治亂雖係人主設施之當否而其大要尤在於察言葢大偽之言似乎大真大姦之言似乎大忠苟人主不能察則是非善惡莫知適從姦言有時而用矣昔酈食其請立六國後高祖聽張良八難之說輟食而罵之封倫陳刑名之說太宗不從而從魏徵仁義之言此二帝所以終能摧勍敵而建至治也然則開言路者帝王之盛德至于察言者明主之英斷也臣嘗觀靖康之初淵聖皇帝覽宣和間壅蔽

之患故大開言路是時臺官得言事諫官得言事六察官亦得言事侍從官得言事下至士庶皆得實封言事又或士民率衆伏闕言事議論紛紛何暇察其言之是非哉不知避敵誤二聖北遷者羣言鼓惑之罪也去年冬末金人分三路追襲車駕是時廷臣皆以航海為非惟陛下英明獨斷必為海道之行至於今日帖然無虞萬一令歲敵人不渡江則是天地神明相祐陛下使我休息歲餘得為備禦之計也夫難得而易失者天之時

難成而易敗者人之功臣願陛下愛惜分陰汲汲圖之揔攬羣策而察其言之是非凡人之言其利害成敗有益於興衰撥亂者必從之不然不從也凡人之才智畧謀慮有益於興衰撥亂者必用之不然不用也廟堂近臣所獻計策叅照已行之事驗其言之是非則人不難知矣夫一夫獻謀百夫聚而非之則其謀必不得伸也一夫欲行百夫起而沮之則其事必不行也昔陳蕃有言曰成敗之機在察言臣屢以此說獻陛下伏願留神

省察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五